

接母亲放学的日子



母亲平时不仅热衷跳舞,还喜欢发视频晒一晒。这不,她前几日又发了一条视频,随着点赞和浏览量直线攀升,还有评论区不断涌入的留言,让她信心倍增,晒得更起劲了。

不知从何时起,分享舞蹈成了母亲的日常工作,她每学会一支新舞,我总会在朋友圈、短视频平台看到她最新的视频。她慢慢有了自己的圈子,结交了不少舞友,闲来无事的时候,还会和舞友视频聊天,通过网络传递问候,切磋舞技。

母亲对舞蹈近乎痴迷,休闲时间几乎都被舞蹈占据,每每问她累不累时,她总是堆起笑容,连连摇头。母亲对自身要求极为严格,一个舞蹈动作要纠正无数遍,直到自己满意为止。

“手抬太高了、幅度太大、转胯的时候有些生硬,肩膀再低一些就上镜了。”每次发布完视频,母亲会盯着视频中自己的动作做点评和总结,下次再练新舞的时候,会特别重视这些问题。

但日子久了,她觉得有些无聊,还有种孤芳自赏的失落感。有时候,即便学完一支新舞,她也懒得再发朋友圈。

看到母亲这么喜欢跳舞,我觉得她应该去老年大学上课,那里有专业的老师,也有她的同龄人,学习和交流起来更加方便。起初,母亲死活不同意去报名,说自己再过两年都60了,还上什么学啊,在家自娱自乐就行啦,耐不住我的再三央求,母亲这才同意去报了名。

老年大学每周半天课,授课老师都是有着从教经验多年的专业老师,专门设计了针对老年群体的舞蹈。母亲第一次上课有些腼腆,站在门外迟迟不肯进去,最终还是被我推搡着才进的教室。

可等到我去接母亲放学的时候,画风陡然变了,我透过车窗,远远瞧见她兴高采烈地朝我走来。刚上车,还

没等我发问,母亲就滔滔不绝,讲述了这半天的上课经历。更对授课老师赞不绝口,说专业的果然不一样,无论舞蹈动作还是授课内容,都比网络上的老师教得更细致。

才放学没多久,母亲就期待着下堂课赶紧开始了。回到家后,母亲对着镜子练习当天学到的舞蹈动作,一旁的父亲揶揄着:“上了半天课,还跳不够?”

“你懂什么,这是作业,下节课老师要检查的。”

母亲在老师的指导下对于跳舞更加热爱了。她的学习态度端正,无论刮风下雨从不缺席,每回上学前,还会精心搭配衣服,画个淡妆美美地出门。

母亲践行着“活到老学到老”这句话。而我,只要时间充裕,便会充当“家长”的身份接母亲放学。每次看着她兴高采烈地出来,我也高兴,就像妈妈当年接我下学一个样。 周剑波

家有“叛逆”老妈

“哎呀,太危险了,快下来!”中午下班,看到小区的矮墙边围了好几个人,住在一楼的李姐正大声喊着。我顺着大家的视线抬头一看,也吓了一跳:只见李姐的母亲,不知从哪里找来一把梯子,正爬到树上摘榆钱呢!

“80多岁的人了,胆子可真大!”“是啊,这万一要是摔下来怎么办?”邻居们议论纷纷,李姐也焦急地叫唤,可她的母亲自顾自摘着榆钱,直到把手里的篮子全都塞满了,这才慢吞吞下来,拍拍手笑着对女儿说:“你一惊一乍干啥呢?我从小在村子里就是爬树高手,摘点榆钱给你们做‘块垒’,这可是春天才有的美食。走,回家洗榆钱去!”李姐无奈地对大家笑笑:“你们也看到了吧,越不让干啥偏要干啥,家里有这么一个‘叛逆’老妈,真没办法。”

李姐的感叹,让我想起以前住平房时,我家隔壁也有这么一位王阿姨,平时家里只有她和老伴,女儿小晴就住在马路对面的小区里。我时常看她一天几趟往娘家跑,来时手里拎着蔬菜水果,走的时候还会带些零食糕点。有一次聊天,我问小晴:“你爸妈身体都挺好,每天都出去锻炼,你不用这么一天跑几趟吧?”听我这么一说,小晴立刻举起手里装着甜品的袋子,叹气说:“我本来可以不操这份心,可你看我妈每天都买的啥,他们两个血糖都偏高,医生叮嘱一定要尽量少吃或不吃甜食。他们偏听不进去,每次路过烘焙店多多少少总想买一些,有时怕我发现,还故意藏起来,我找出来拿回去,再买点水果给他们。没办法!他们不断地买,我只好不断地没收……”第二天,我见王阿姨又买了一袋巧克力面包回家,笑着说:“阿姨,小晴跟我说,您血糖偏高,不能吃甜食。”她听了笑了:“我不能吃,她爱吃啊!我家这女婿去年刚开了一家店,还没赚到啥钱,小晴如今在家带着二宝也没收入,她啥都舍不得给自己买,我给钱她又不要……”

我想起前几天回老家,她兴奋地告诉我,这一天从家到公园走了好几趟,微信步数终于超过了一万。我一听就急了:“医生说你膝盖不太好,不能走这么多路啊。”老妈说:“我是怕越不走越走不动,那就成了你们的累赘呀。”

原来,天下真有“叛逆”的老妈:我家疯狂爱上走路的老妈,李姐那80多岁还爬树摘榆钱的母亲,还有故意让女儿来“没收”甜点的王阿姨……原来,在老人那颗“叛逆”的心里,装的都是对孩子满满的爱呀。 张军霞

“顽固”的父亲



最近,看到一段视频:一位80多岁的老母亲不顾家人劝阻,爬到很高的树上摘榆钱。57岁的儿子站在树下担心不已,说不是自己不孝,是老母亲真的太固执。突然那刻,我想到了我那依然“顽固”的父亲。

20年前我高考落榜,那时家里很穷。于是,母亲让我跟同村的人一起去深圳打工挣钱。可是,父亲不同意母亲的做法,尤其是在知道了我有补习的想法后。父亲连夜去借钱,可是他奔波到半夜,一分钱也没借到。

第二天学校就要开学,父亲急得团团转,后来他干脆从烟囱那里取下家里唯一的腊肉,带着我找到学校校长,希望先让我读书,学费争取年底放假前交清。父亲担心校长不同意,坚持给校长写了张欠条,还让我跟校长保证,一定努力读书,争取一年后考上大学。

校长拗不过他,但坚决不收他那块腊肉。父亲更执着,扔下腊肉就跑了。

我参加工作那年,母亲被查出糖尿病,每天都要注射胰岛素。

那时,没有农村医保,所有费用都是自费,这对我们家当时的经济状况来说,是一个不小的负担。父亲不愿告诉我,也不想增加我的负担。于是,他固执地每天凌晨4点出门,挑红薯去20里的集市上卖,用换来的钱为母亲治病。为了省来回10元钱的车费,父亲那年来来回回,一直都是步行。

如今,快80岁独居的父亲,依然是在凌晨4点左右,挑起一些水果步行去集市卖。每次劝他,他总说自己还能动,不能过早地成为我的负担。

为了让我读书不绕太远,父亲拿着锄头和铁锹,愣是开辟出一条从屋后通向公路的小路。父亲让我知道:顽固有些时候就是一份对理想的坚持。

每年夏天,害怕下大雨涨水把这条路给冲毁,父亲会提前把路两边的沟疏通。后来,这条坑坑洼洼的山路,变成了一条水泥路。虽然再也不用担心路被冲毁,但每月父亲都会拿起扫帚或者镰刀,去割马路两边的杂草、清

理路上的枯叶。

我有些不忍,让父亲不要做这些事,毕竟已经快80的人。我每次提醒父亲不要做这些事,他都点头同意,可事后依然固执地去做。那天,我再次让父亲同我一起到城里住一段时间,父亲照例连连摆手,说不习惯住城里,还是乡下自在一点。那时,我忍不住对父亲说:“你这辈子,就是一老顽固。”父亲不但没生气,反而平和地对我说:“没有顽固的人,只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罢了。”那刻,我突然觉得,父亲的顽固,竟然也是一种岁月的积累,如果没有他这种再三坚持,我当年不可能走进大学校园,也不可能拥有如今安稳幸福的生活。

又到周末了,我像往常一样买了些父亲爱吃的零食和水果回到老家,父亲看到我,脸上满是欣喜,嘴里却抱怨着:“不用每周都回来,我都说了多少遍,你怎么就是听不进去呢?”

我进屋做饭,不忘调侃一句:“都是跟您学的呗。” 刘英